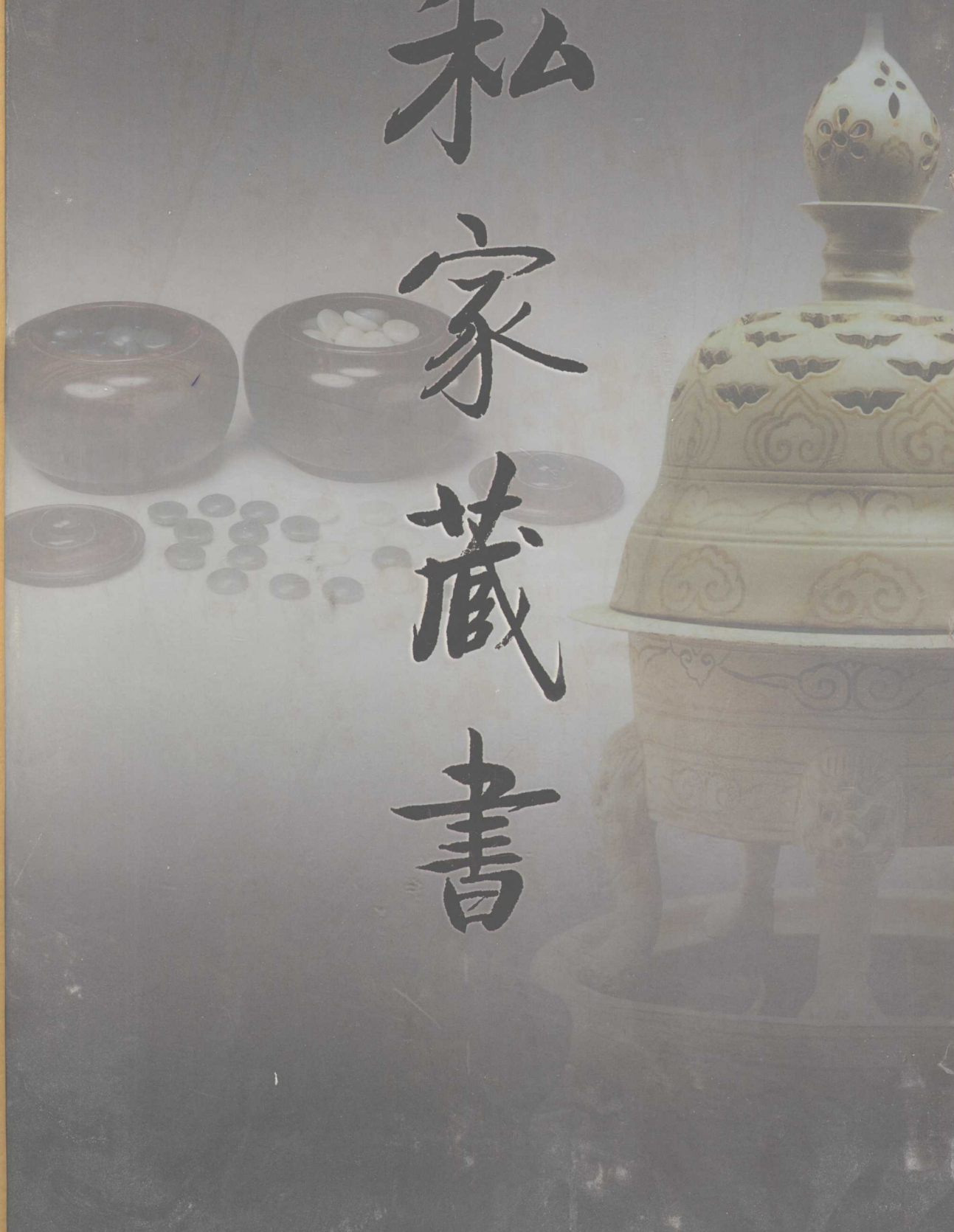


私家藏書



私家藏書



啓功題籤



華夏藏書大系

私家藏書

第貳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私家藏书/聂明主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4

(华夏藏书系列)

ISBN7 - 81056 - 522 - 2

I. 私… II. 聂… III. 古籍 - 汇编 - 中国 IV. Z4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1794 号

书 名	私家藏书
主 编	聂 明
责任编辑	张 山
出 版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电话：68472815 68932218)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区华龙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16
印 张	240 印张
字 数	3400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 - 81056 - 522 - 2/ Z · 8
定 价	1660. 00 元 (全六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华夏藏书

目 录

第四部 私家藏书

第二卷

隋唐野史	(一)
绮楼重梦	(三八二)
绣球缘	(五八三)

隋唐野史

第一回

华林园纳凉谈艳 天渊池灭烛调情

三百年间王气销，中原大半让胡苗。

文皇功业今何在？并却南朝与北朝。

一轮皓月，清光四澈，照见绿杨丛里，露出一角小亭。朱栏曲曲，湘帘半卷，栏杆上却倚着一个女子，梳着双丫角，眉目如画，手中执了一柄轻罗小团扇，徐徐挥动，仰起了粉脸，娇态憨憨地望着天际明月。那时又有一个破瓜年纪的绣衫少女，悄悄地分花指柳，从小亭背后趑入亭中，掩到小女子身后，举起一双粉掌，蓦地掩住了小女子双目，吓了她一跳，娇嗔着道：「又是月姊姊，悄没声儿的作弄人，再也不会猜错。」绿衫少女放了手，吃吃的笑道：「梨云妹子，你瞧瞧是谁？」梨云回头一瞧道：「莺儿姊姊，你从哪里来，圣上回宫没有？」莺儿道：「还早呢！还在秦娘娘那里腻着，你倒好自在，独个儿躲在此地纳凉！」梨云道：「横竖没事干，此地却凉爽些。」莺儿道：

「原是你自在，吾却没有那般空闲。侍候秦娘娘，整天不得分离，此刻促个空，才到这里来歇歇。」梨云道：「圣上和秦娘的爱，真是如胶如漆，原也是秦娘娘生得千娇百媚，不要说圣上要宠幸她，就是我见了秦娘娘，也恨不得一口水咽下肚去。」莺儿笑道：「小妮子口没遮拦，秦娘娘知道了，准一百个死。你原不知道呢，秦娘娘本是个天生尤物。」莺儿说到此处，俊目儿四面一瞧，见静悄悄的没个人影，随又轻轻地道：「梨云妹子，秦娘娘的历史，你还不知详细，此刻儿趁空，我来讲给你听了，可是你不能胡乱地泄漏出去，那时你我的两条小性命，休想活得成！」

梨云听了，好不快活。忙道：「好姊姊，我决不漏出一言半语，你快快讲罢！」莺儿点了点头道：「我们那个秦娘娘，原是先高祖武帝（即高祖刘裕，字德兴，小字寄奴，仕晋为太尉，封宋王，寻篡晋，接皇帝位，在位三年而没）在平定关中时，得秦主的从女媚英。先高祖见她清姿秀骨，艳出群伦，便收入后宫，朝夕宠幸。那时我只十三岁，倒还记得：先高帝和秦媚英定情的那一晚，设席礼宁宫，宫中灯烛辉煌，笙歌四座。先高帝饮至微醺，却将媚英拥入怀中，坐在他的膝上。媚英娇羞万状，粉颈低垂，芳颜如醉，怯生生眼波，气喘喘兰息。说不出万种风流，描不来百般体态。引得先高祖如醉如痴。未到终席，

却命撤筵，便和媚英同人销金帐。情定一夕，盟约三生。从此君王不早朝，朝朝暮暮，和媚娘饮酒作乐，再也不问朝事。」

梨云惊诧道：「照了姊姊说来，秦娘娘还是先高祖的宠妃，怎的还好和圣上颠鸾倒凤呢？」莺儿道：「这才见圣上的昏淫无道，和秦娘的寡廉鲜耻。在先高帝宠幸她时，她媚惑主子的手段，便和现在迷惑圣上一般。当时先高帝宠幸了秦娘娘，便至失朝废事，幸得谢晦力谏，先高帝幡然悔改，立将秦娘娘遣出宫去，另行安顿。任凭秦媚英哭得像泪人儿一般，先高祖绝不顾恋。究竟先高祖是一个开国的英雄，才能毅然割绝。要是换了圣上，可就难了，就有一百个谢晦，恐也劝阻不来。」

梨云道：「秦娘娘既是先祖遣出宫的旧人，怎会又入圣上宫中呢？」莺儿叹了一口气道：「这也是国家的气运使然，冤然路窄，偏会又与圣上相遇。这事还在去年的秋季，圣上和王内相士公公私出游行。王内相引了圣上，到秦娘娘的花园中去赏桂。孽缘凑和，恰巧秦娘娘也在园中散闷。圣上见了秦娘娘，不觉魂飞魄散。王内相本是秦娘娘的旧人，他是奸刁巨猾。见圣上当时一副情形，早已照料了八九分，便不惜冒了大不韪，居中牵引。偏是秦娘娘不甘寂寞，竟然心许。听说即夕圣上遂在秦娘娘院中住宿，成就好事。不及待到天明，由王内相安排了车辆官车，神不知鬼不觉的轻轻将圣和秦娘娘接入

宫中，便大兴土木，建造了这所华林园，将秦娘娘迁在园中居住。圣上和她朝朝暮暮的狂淫无度，可怜司马娘娘（亡晋恭帝之女），深宫独宿，也不敢婉言谏阻。听说现在外面的消息，甚是不佳。将来我们也不知怎样归宿呢！』

梨云道：『那也管不了许多，我看秦娘娘将来，恐怕也没有好结束呢。』莺儿点头道：『我也这般想，就像先高祖那般神武英俊，临崩的时候，也是被冤魂索命，大叫一声而死。』梨云道：『先高祖是个开国皇帝，杀戮必多，临崩之时，冤魂索命自然难免。』莺儿道：『你还不知道呢，听说索命的冤魂，便是亡晋的安帝、恭帝。安帝是被先高祖暗遣中书侍郎王韶之，贿通内侍，用散衣作结，硬生生把安帝勒毙。恭帝是先高祖暗遣太常卿褚秀之、侍中褚淡之酖毙。这秀之、淡之，还是恭帝皇后褚氏之兄，竟贪图了富贵，不顾兄妹之情，下此毒手。先高祖篡了晋国不算，还要行此恶计，作斩草除根的手段，本也过份些，自然临终有鬼索命了。』

莺儿和梨云正在叹息之时，梨云眼快，瞧见前面似乎有人奔来，忙道：『莺儿姊姊，是谁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翩若惊鸿的俏身材，手中倒拖一柄碧罗宫扇，飞也似地奔到面前。莺儿道：『月娟姊姊，敢是有娘娘使唤？』月娟道：『一点也不错，好妹子累死人了，找得我好苦，你们两个倒自在煞，

圣上现在要与娘娘乘坐龙船，游玩天渊池。娘娘要换梳个飞凤髻儿，除了你没人梳，快去罢！再迟受娘娘呵斥，我可担不起这个干系。』莺儿听罢，急道：『娘娘此刻在哪儿呢？』月娟道：『在摘星阁上。』

莺儿便脚不沾地地飞也似赶到摘星阁下面。摘星阁是华林园中第一个最高的楼阁，画栋飞梁、高矗云际。莺儿在阁下定了一定神，才轻移莲步，走上阁去。内侍打起珠帘，莺儿屏息垂头，走进了阁中，即便跪倒，只听见娘娘嚶嚶一声道了一个免字。莺儿缓缓立起，走到妆台那首，娘娘道：『莺儿，你要与我好好的梳个飞凤髻，两个凤翅，要斜侧一些，才生动有致，你可明白？』莺儿道：『贱婢理会得。』

莺儿轻轻将娘娘的青丝解散慢慢梳通。这时娘娘正在新浴之后，薄妙掩体，容光照人，螭蛸如雪，吹气似兰。那个风流少年天子宋主义符，却已半醺，斜靠在妆台一首的一只湘榻上，目不转睛的瞧着娘娘。娘娘被他看得好笑，便轻盈一笑道：『圣上你瞧阁外天际的星月，好不皎洁。』义符帝笑道：『哪得似卿皎洁，水晶帘下看梳头，再也有趣不过，还有甚心情去赏那天际的星月皎洁呢！』娘娘听了，不免低了粉颈，粉脸上飞起两朵薄薄红云。那莺儿小心翼翼，替秦娘娘梳飞凤髻，足足梳了半个多时辰，才得梳成。梳得好不生动有致，活像一

只玄凤，张了两翼翅儿，栩栩若活。莺儿又侍秦娘娘更衣完毕，义符帝便携了秦娘娘的纤纤玉手，并肩走下摘星阁，径向天渊池。踏月徐行，静悄悄一无声息，惟有微风过处，四周的花草，欣欣颤动，发出一阵阵的幽香。

莺儿和一行宫女内侍，都静静地跟在后面。天渊池一边，早有王内相调排妥帖，恭候圣上驾临。义符帝和秦娘娘行到那边，王内相和一般龙船上的夫役，一齐俯伏迎接圣驾。义符帝向是不重仪节，王内相又是他的第一个幸臣，便一招手道：『小王儿起来，你且与朕算算，这时候池子里面哪一处好玩些？』王内相道：『小奴看来，当以荷儿湾最清幽。只是龙船太大，若要直入荷花深处，须得换一叶轻舟，才觉有趣，不知圣上意下如何？』义符帝道：『卿言正和朕意，我们先坐了龙船，他处玩上一回，最后到荷花湾，再换坐小船便了。』

当下由内侍搀扶了义符帝，宫女们搀扶了秦娘娘一齐走下龙船，起碇开船。二十四名橹手，摇着二十四柄分水橹，那船便似箭一般的飞驰，远望真似一条神龙在波浪里起伏。船中早排下酒筵，义符帝和秦娘娘一壁饮酒，一壁在窗中望望外面景色。

莺儿和一批宫女们，斟酒的斟酒，传菜的传菜，内侍们却更奏管弦，乐声琤琮，风送水面，格外清幽动听。好一个风流

的天子，偏会弄巧，他道今夕月明如洗，朗澈波心，传旨将船上的灯火熄灭不得存留一盏。旨意下去，立即所有燃明的灯烛，全行熄灭。这时船中虽有月光射入，究属不多，义符帝便乘着酒兴，和秦娘娘索手索脚，恣意抚摸。宫女们只听见秦娘娘吃的低笑，和微微的喘息。大家用小金莲暗暗有碰撞，个个会意，等王内相的一声『启禀圣上娘娘，荷花湾到了』的话未毕，蓦地船上顿又灯烛辉煌。只见秦娘娘倒在义符帝怀中，颊上通红。义符帝却鼓掌大笑，连声呼妙。众人原知圣上好作顽戏，才敢如此。不候旨下，竟会齐了自动点灯，以博义符帝一笑。果然义符帝并不见罪，反道有赏，众人谢了赏，各自暗笑。于此足见义符帝荒淫的一斑，和放任群小的罪恶。

当时龙船到了荷花湾口，便停船不进，王内相请义符帝和秦娘娘换乘小舟，义符帝便携秦娘娘下了小舟中坐稳。秦娘娘却唤莺儿随去，余人尽行等在荷花湾口龙舟上。在月光之下，一叶小舟，直向荷花湾深处驰去。翠盖亭亭，红莲濯濯，水面上清风阵阵，送出了一股恬静幽香。义符帝勾了秦娘娘的粉颈道：『爱卿，如此良夜，如此幽境，不可无歌。爱卿当不吝珠喉，曼度一曲。』秦娘娘道：『下里巴音，有渎圣听，求圣上免了罢。』义符帝哪里肯。这时已荷花深处，芬芳四面传来，秦娘娘便曼声歌道：

舞衫歌扇动情多，称体新裁薄薄罗。

最爱酒阑明月静，小红低唱采莲歌。

秦娘娘歌毕，低鬟一笑道：「仓促以来，真不值圣上一听呢！」义符道：「爱卿太谦了，凭卿一串珠喉，已足压倒了元白。」这时却有一只小鸟，扑刺声飞掠了小舟过去。吓得秦娘娘花容失色，躲在义符帝怀中。义符帝万分怜惜，便道：「这里也没甚可玩，我们回去罢！」驾舟的内侍，便拨转船头，挥动双桨，回到荷花湾口。义符帝和秦娘娘重上龙船，莺儿也掉了船。义符帝传旨回船，重行温酒，在船中徐饮。秦娘娘却见义符帝持杯沉吟，便将启问。忽见义符帝哈哈笑道：「有了，准是如此！」众人不知底细，都面面相觑。正是：

独夫喜怒原难测，凭尔操心亦臆然。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失尊卑昏主作酒佣 丧廉耻妖妃充店妇

话说义符帝蓦地哈哈大笑，船中人皆不明缘故。秦娘娘

便袅袅起立，斟满了一金樽美酒，双手捧了，敬与义符帝道：

「圣上有何喜事？臣妾预贺一杯，恭祝圣上万福！」义符帝笑

「有劳爱卿。」授了樽酒，一饮而尽。接着王内相屈了两膝，也

献上一杯酒道：「小奴敬酒。」义符帝道：「小王儿，你这杯酒

算什么？」王内相道：「圣上赏了这杯酒，小奴自有话说。」义

符帝道：「看你编出甚话来。」也便饮尽了酒。王内相道：「圣

上定是想到了绝妙的消遣法儿，所以欢喜是吗？」义符帝笑对

秦娘娘道：「朕躬心事，再也瞒不了小王儿。」说着便拽王内相

起立，附着他的耳畔，嘱咐多时。王内相不住的含笑点头。义

符帝又将秦娘娘抱在膝下，勾了他的粉颈，将嘴凑在她粉装玉

琢的小耳朵上，唧唧啾啾了一回。秦娘娘只是娇笑，笑得飞凤

髻上的凤翅，颤巍巍掬动，活像要飞去一般的。莺儿和一行宫

女内侍们，兀是蒙在鼓里，不知他们究竟要玩些什么。等到龙

船回到原地，王内相请义符帝、秦娘娘登岸，义符帝道：「朕与

秦娘娘今夕即在船中留宿，你们除了侍候的，余人上岸去便

了。」王内相遂和一般人上岸。莺儿和月娟，伺候义符帝秦娘

娘上了龙床，垂了盘龙宝帐，添香金鼎，加注玉漏，才悄悄退

回。

这时已是月落参横，半夜过后了。莺儿正想在外舱安歇，

忽有一个小内侍柄儿，悄悄的走入舱中，低低问道：「莺姑娘，

圣上和娘娘安睡了没有？」莺儿回他已睡。柄儿道：「王公公现在岸上等候，莺姑娘请上岸答话。」莺儿便对月娟道：「姊姊你先睡吧！仔细留神了里面呼唤，我去去就来。」月娟道：「我理会得，你去好了。」

莺儿便和柄儿一同登岸。见王内相背着手，立在岸侧一棵树下。王内相见莺儿上岸，笑着道：「莺姑娘你来，我和你再说。」莺儿走到杨树下面道：「王公公有什么事儿吩咐？」王内相道：「圣上明天要大大的乐一乐，内侍方面，由我安排，宫女一面，烦莺姑娘布置了。」莺姑娘道：「圣上要怎样的作乐呢？」王内相笑道：「圣上要作酒家故，请娘娘当垆女，我们一行人，却扮做各色人等，到酒店中去哄饮打诨。莺姑娘你瞧这个玩意儿，倒还新鲜别致，也亏圣上想得出来，怪不得圣上的船中要放声大笑了。莺姑娘你明天好好的布置，少不得圣上和娘娘都有重重的赏赐。」莺儿应了声，便道：「既是这样，明天在园中哪儿聚齐呢？」王内相道：「摘星阁前面那块场子大些，我们便在那处盖搭茅棚酒舍，布作乡村景子，一准申刻聚齐。」莺儿点头道：「知道了，尽我的力办罢，不周到的去处，还望指点。」王内相道：「好说，明天见！姑娘安息罢。」莺儿便下了龙船。月娟问道：「王公公甚事唤姊姊去？」莺儿便告诉了她。月娟道：「这倒好玩呢！」莺儿道：「玩是好玩的，只是

太失体统了，还像个什么样儿！」月娟道：「管他呢。我们睡罢！」当夜一宿无话。

到了明天一早，莺儿哪里还睡得着，急忙忙的起来梳洗完毕，便先将华林园中各处承事宫女，拣几个灵慧的抄了一纸，计有摘星阁的香云静芳、松涛轩的文鸳丽珠、景云楼的柳娇珠儿、望湖台的梨云雪燕、天渊池龙船上的月娟芸青曼儿妙云，连自己共计十四个人，大约也够了。莺儿便唤一个小内侍，一一处处去邀这几个人来，不一时都已齐集。莺儿随将邀她们的缘故说了，叫她们各承一个职儿，愿扮何项人物。

他们思索了一回，梨云第一个道：「我来扮个渔姑罢。」文鸳道：「采桑的我来扮罢。」曼儿道：「柳娇姊姊唱得一口好曲儿，叫她扮个歌妓，再她没有。」柳娇啐了一声道：「曼儿这副狐媚相儿，扮个土娼不妙吗？」莺儿道：「你们两个，准各扮歌妓土娼就是。雪燕和芸青会使几手拳脚，何不扮下江湖卖特的女儿。」雪燕芸青也都答应了下来。宝儿道：「我来扮个泼妇，到酒肆中去骂座。」大家听了笑道：「亏你想得出来！」香云对静芳道：「我和你还在一块儿，扮个烧香的姊妹罢。」丽珠道：「我扮个农妇送饭。」珠儿道：「姊妹们替我想，扮什么好？」梨云笑道：「我看你还是扮个小尼姑，倒也不错。」说得众人笑了，也说很妙。莺儿对妙云道：「好妹子，你扮个什

么呢？』妙云笑道：『既有了小尼姑，我便不妨扮个小道姑。』莺儿道：『好！就如此。』梨云道：『莺姊和月娟姊姊扮何等样人？』月娟道：『我还是扮个采茶的女子。』莺儿道：『我可难了，扮什么呢？差不多给你们扮尽了。』曼儿道：『莺姊姊不是她会唱的吗？不妨和柳姊姊做伙伴。』梨云道：『正是呢，莺姊姊还弹得一手好琵琶，和柳姊姊姊合作歌妓，弹弹唱唱，再好也没有了。』莺儿点头道：『就玩这个罢，此刻我们且散，到申刻会齐在摘星楼前面那块布置好的所在便了。』梨云等遂个个分头归去，自去装扮不提。

且说这时王内相，早已在摘星楼前面，督率了一般内侍人等，盖造茅棚酒舍，布置乡村景色，分派改扮角色。一一安排就绪，早已过了午刻。王内相赶到天渊池龙船上，问莺儿安排得怎样了，莺儿将各宫女分派改扮的诸色人等，与他说，王内相道：『很好！圣上今天上朝过没有？此刻在哪儿？』莺儿道：『圣上今日已初一刻上的朝，三刻退朝，听刘公公说，今天朝上徐羨之、傅亮、谢晦三相，因北魏主遣兵来攻，我国连遭败绩，失了不少城池土地，三相上表自劾。圣上看了表章，但道毋庸议处。退朝之后，到秦娘娘宫中去了。今天的玩意儿，圣上不知还有兴玩吗？』王内相道：『朝外天大的事，有徐羨之、傅亮、谢晦三人干去，失些土地城池真不在圣上心上，这种有

趣的玩意，准玩定的。莺姑娘你不用担心。』王内相说着，上岸去了。

莺儿在龙船上整理了一回，便到秦娘娘宫中去伺候。见义符帝与秦娘娘午宴方毕，义符帝见了莺儿便问道：『见过小王儿没有？』莺儿道不多时见过。义符帝道：『你可知道他办的事怎样了？』莺儿道：『都已舒齐。』义符帝笑对秦娘娘道：『停一会儿，爱卿与朕也要改装了去。今天我们的玩，要废去尊卑仪节，方可玩得尽兴。』秦娘娘点了点头，问莺儿你扮个什么，莺儿便将女官们所扮的各种人，都禀了上去。义符帝连声呼妙，便对莺儿道：『你也不必在此地伺候，你们去改扮好了，径到那里去聚会。你去给其余的人说，少停在玩的时候，不准用圣上娘娘的称呼，谁犯了，重责不恕！』莺儿应声遵圣上命，遂退出去分头告知，不提。

到了申刻将近，夕阳衔山，凉风渐起。摘星阁前，一所茅棚酒舍里，那个义符帝已是穿了青义犊裤，戴了凉草笠儿，笠儿斜簪着一朵小红花儿，在酒舍门口，左手杈在腰里，侧了头立着，活像一个酒店小伙计。秦娘娘也穿了青衣，用一方薄薄蓝绸，帕在头上，斜靠着身子在一座小柜台里面。柜台上排了些佐酒的盆菜儿，和盛酒的东西。这时一般改扮的内侍和宫女们，渐渐来了。

第一个是王内相，扮做了一个土棍，闯进酒舍。口中胡喊着：『掌柜的大娘，替俺烫两碗状元红！』秦娘娘噗哧一笑，秋波掠到义符帝脸上。好一个风流天子，一扬脸对娘娘道：『伙计儿，听见了没有？来两碗状元红啊！』秦娘娘脸上一红，便用盛酒器吊了两碗酒，放在柜上。义符拿命了酒，放在内相面前道：『大爷酒来了，用些什么菜？』王内相道：『拣清爽一些的拿来。』义符帝道：『有有有，糟肉腌鸡好吗？』王内相一点头，早取了过来。

这时一般内侍们，也有扮做种田汉的，也有扮做贩杂货儿的，纷纷的走入酒舍。没有一会儿，两间茅舍里面，已是黑压压挤满了酒客。忙得义符帝这边上菜，那边送酒，额上汗都挤了出来。夹忙中店前娇滴滴的喊了声卖鲜鱼，秦娘娘见一个绝俏的小渔姑，手提一篮鱼儿，模样儿好不有趣，一看是梨云扮的，义符帝已喊道：『卖鱼的姑娘，你篮鱼要卖多少钱？』梨云却将鱼篮往柜上一放道：『小伙计，你们的女掌柜识货的，随她打发好了。』秦娘娘见梨云娇憨得妙，便在柜里拿出一锭金元宝，授给她道：『渔姑你拿好了。』梨云笑着谢了一声道：『太多了，下次再送一些鱼来罢。』这时采茶的月娟，采桑的文鸳，都走了过来，和娘娘兜搭。丽珠却提了一只篮子，扮成一个小媳妇儿，匆匆的走进舍舒，径到一个内侍扮作种田汉的面

前道：『好汉子，你倒在这里喝酒，找得我好苦，饭也凉了，快些吃罢。』说着将饭篮往桌上一放，引得众人哄堂大笑。秦娘娘指了指丽珠，笑得透不过气来。

正在胡笑的当子，珠儿扮了尼姑，妙云扮了道姑，来向秦娘娘化缘。说了许多佛神保佑的好话。秦娘娘方打发开，酒店门外一声锣响，雪燕和芸青的江湖卖持开场了。两个人打了几趟拳，玩了一回花枪双刀，扮作看客的内侍，纷纷把赏钱丢下，秦娘娘也攒了一锭金元宝过去。雪燕和芸青收了场子。接着扮土娼的曼儿，早趑进酒舍，到王内相跟前，飞了眼风儿道：『大爷，好自然啊！喝酒也不请个客！』王内相装着嬉皮涎脸道：『好姐来罢，喝杯酒去。』曼儿便和王内相扭糖般厮混，引得众人又失笑起来。再夹着义符帝，也来说两句打趣的风情话，秦娘娘笑得伏在柜上呼肚痛。王内相逼着曼儿唱支曲儿，曼儿便唱道：

相思意自深，白纸诗难足；字字苦参商，胡要檀郎读。分明记得约当归，远至樱桃熟；何事菊花时，犹未回乡曲？浪荡去未回，踟躕花频换。可惜石柳裙，兰麝香消半。琵琶闲抱理相思，必拨朱弦断。拟续断来弦，待这冤家看。

曼儿唱毕，众人喝个连环大彩。蓦地里店外一声吼，早蹿

进一个女子，便是扮泼妇的宝儿，径到内相面前，一手扭住了他的胸脯道：「没良心汉子！正事不想干，喝酒玩女娘，要死在头上了，还不随老娘回家去！」众人听了，又是哄堂大笑。在这当子，却有一阵叮叮咚咚的琵琶声。众人看时，却是莺儿和柳桥两个扮的歌妓，接着娇声喝道：

景阳宫，晓钟；鸣珂巷，玉骢，总是南柯梦。生来无分紫泥，封机巧成何用？捉雾拿云，攀龙附凤，这心肠无半种……

一曲未终，只见刘内相自外直奔进来，报告不好了！众人大惊失色。正是

佳曲未终来噩息，欢肠顷刻变愁肠。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臣废君南宋立外藩 子弑父北魏继明君

话说刘内相慌忙进内报道不好了，义符帝急问何事，刘内相道：「南兖州刺史檀道济与徐、傅、谢三相，率了军兵，从云龙门杀进来了。圣上速作主张，快快逃避！」义符帝听了，吓

得面无人色，众人慌作一团。秦娘娘拖住了义符帝抖个不住。还是王内相稍为镇定，便道：「圣上宽怀，没有大不了的事，且到天渊池龙船暂避。」说着拖了义符帝秦娘娘飞奔而去，不提。

小子写到此处，另表白一番。原来宋武帝刘裕，共有七子，长子义符，为张夫人所出。次子义真，生母为孙修华。三子义隆，为胡婕妤所出。四子义康，生母为王修容。五子义恭，生母为王美人。六子义宣，为孙美人所生。七子义季，生母为吕美人。及宋主刘裕篡晋得国，自立为帝，便立了长子义符为皇太子，封次子义真为庐陵王，三子义隆为宜都王，四子义康为彭城王，义恭、义宣、义季俱因年幼，未加封爵。后来宋主刘裕在位三年，便即病歿，遂由皇太子义符继位。哪知接位以后，不理朝事，日狎群小，朝中政权，统统给徐羨之、傅亮、谢晦三个相臣执掌行使，义符帝从不顾问。徐、傅、谢三相见义符帝如此昏庸，早存废立之意。只因废了义符，依了次序，当立庐陵王义真为帝。偏是义真与徐、傅、谢三相的意见不洽。三相便先下手为强，索性先除了义真，再行废去义符。便在甲子年的正月，三相会衔上疏，秦陈庐陵王义真过恶，请义符帝下诏废黜义真封爵，义符本与义真不睦，又兼朝事尽由湘裁决，自然听计从，立刻下诏将义真废为庶人徙居新安郡（即今之徽州），改授皇五弟义恭为冠军将军，任南豫州刺史。三相

虽将义真为庶人，还是放心不下，又遣人到新安将义真谋毙。便静待机会，再谋废义符帝。偏是北魏的主子嗣欲报复旧怨，向荣廷寻畔，若起战争。

小子写到此地，又要拿北魏的来源表白一番了。原来北魏的太祖拓跋圭，源出鲜卑，身居北荒。在晋怀帝时，封拓跋猗虚为代郡王。传六世至什翼犍。拓跋圭即为翼犍之孙，才能出众，智勇过人，为朔方众部所服，推为代王。圭遂率军灭柔然、掠高平、破后燕，声势显赫，改国号为魏。徙都于平城，僭号称帝。即为北魏的始祖。

圭，初纳刘库仁从女吉云，生得姿容十分艳美。圭爱若拱璧，宠冠后宫，生一子，名嗣。在破后燕的时候，圭又得后燕主慕容宝的幼女慕容贞，圭见她艳若天人，便据为己有。后即立为帝后。论理魏主有两个如花如玉的美人儿，左拥右抱，已足饱享温柔乡的艳福。哪知他贪色无厌，有天在慕容后宫中，蓦地遇见了五百年前风流冤孽。见有一个绝妙的美人儿，生得怎样美法：春色红酣，朝烟翠锁，梅花体态，杨柳腰肢。入红裙而竞醉，步香尘兮窈窕。温柔自殊，明秀难描。色可羞花，香宜制露。诃须脂粉轻施，不藉铅笔薄御。魏主怎不魂飞魄散，逗起了一团欲火。便含笑问慕容后道：「爱卿，此位美人是谁？」只见那美人已盈盈下拜，轻启朱唇奏道：「卿原是朕

躬的姨母。」即命设宴宫中，款待贺氏。

席间魏主用言挑动，贺氏泫然欲泣，魏主不忍相逼，然也不忍割舍。迨至宴毕，贺氏拜谢欲回，魏主不允，遂将贺氏软禁宫中。魏主竟设计将贺氏的丈夫，宫门侍卫孙哀黎诱入宫中，诬他调戏宫女，便将他杀死，绝去了贺氏顾念。这一夜，即逼淫了贺氏。可怜贺氏，迫于淫威势力的下面，哪敢不从，娇啼成宠，泪殷枕席。恍如一枝梨花春带雨，魏主万分怜惜。封为贵妃，后即产下一男，取名曰绍。

魏主圭到了晚年，惑于左道之术，妄想长生，炼药用丹，不免多服辛品，因而性躁易怒，一不当意，动要杀人。有天魏主在贺妃宫中，贺妃无意间触怒了魏主，魏主竟忘了昔日情义，亦欲将贺妃处死。贺妃便奔匿冷宫暂避，贿通内侍，送信给她儿子绍。这时绍已受封为清河王，得了贵妃求救的急信，便趁星夜入宫，手刃了魏主圭。这也是魏主荒淫的结果。他先前若不计杀孙哀黎，逼淫贺氏，哪会生出孽种绍来，造成如此结局呢！

且说魏主的长子嗣（即刘妃所生），受封为齐王，闻魏主被绍所杀，便率军攻破了都城，擒住了绍，即行杀了，并将贺妃杀死，遂接了帝位。覲修政事，兴利除弊，倒是一个有为的英主。他因南宋主刘裕歿了之后，欲报旧仇，便率兵犯宋，步步进逼，

节节胜利。偏是南宋的义符帝，昏庸懦弱，毫无作为。到了甲子年六月，徐羨之、傅亮、谢晦三相密议之下，决议废去义符，另立新主。当下即召南兖州刺史檀道济、江州刺史王弘立即入朝。檀道济与王弘不知何事，星夜赶到都城。徐、傅、谢三相，即召入密室，共谋废立。檀道济和王弘也都赞成此举。

约翌日举事，又串通了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为内应。一到明日，早已尽行布置停当。义符帝兀是蒙在鼓里，真应了宫女宝儿道：『喝酒玩女娘，死要在头上。』他还是兴高采烈，扮了酒家胡混。等到得了刘内相的报告，和秦娘躲到龙船上，哪里躲得过去，檀道济和徐羨之、谢晦、傅亮，率了军士，突入云龙门，直进华林园，四面一搜寻，盘问园中宫女，知道义符帝躲在龙船上面，便率众到天渊池，拥上了龙船，杀死了王内相和刘内相，秦娘吓得晕倒在船上，义符帝却被众人蜂拥上岸，你推我扯。义符帝身不由己，随了众人，到了东阁，由徐羨之收去了玺绶，立即召集了百官，宣布皇太后命令，略云：

王室不造，天祸未悔，先帝创业勿永，弃世登遐，义符长嗣，属当天位，不谓穷凶极悖，一至如此。大行在殡，宅内哀惶，幸灾肆于悖词，喜容表于在戚，至乃征召乐府，鸠集伶官，倡优管弦，靡不备奏。珍羞甘膳，有加平日，采择媵御，产子就宫，恬然无怍，丑声四达。及懿后崩背（懿后即宋主刘裕之继

母萧太后），重加天罚。亲与左右协绵歌呼，推排梓宫，抃掌笑谑，殿省备闻。又复日夜嫖狎，群小嫚戏，兴造千计，费用万端，币藏空虚，人力殚尽，刑罚苛虐，幽囚日增。居帝王之位，好皂隶之役；处万乘之尊，悦厮养之事。亲执鞭扑，殴击无辜，以为将坠，岂可复嗣守洪业，君临万邦？今废为营阳王，奉迎镇西将军宜都王义隆，入大统，以奠国家而安人民。特此令知。

宜令即毕，百官便拜辞义符，暂送至故太子宫安歇，令他具装出都，徙往吴郡。义符到了此时，还是舍不得秦娘，贿通了内侍，悄悄的将秦娘寻了来。两人相逢，抱头痛哭了一回，便整理一切，预备徙往吴郡不提。

且说徐羨之等，一面废了义符，一面便使傅亮率领了文武百官，备齐了法驾，进程到江陵，迎接宜都王义隆人都接位。行列寻阳地面，祠部尚书蔡廓忽然得病，乃至傅亮分别。廊对傅亮道：『义符帝虽已废为营阳王，徙往吴郡，还宜厚加优待。倘有不测的事发生，我恐朝上群臣，俱要蒙了杀主恶名，给后世天下人耻笑的呢！』蔡廓说完了这几句话，便和傅亮分别而去。

本来傅亮在出宫时，营阳王义符也已带了秦娘等就道吴郡，傅亮早与徐羨之议定，暗令中书舍人邢安泰随去，明算

护卫，暗里却叫他相机行事。把义符杀去。现在傅亮听了蔡廓的临去留言，觉得甚为有理，忙遣人去制止安泰，叫他不要动手。哪里来得及，原来邢安泰随了义符王行到金昌亭。义符要在亭中歇息一会，便叫人置酒亭中，与秦娘娘饮酒解闷。安泰便遵照了徐羨之的嘱咐，命兵士将亭围住，安泰便持刃入亭，手起刀落，一个如花似玉、千娇百媚的秦娘娘，已慢倒了身躯，卧在血泊中了。义符好不甘心，便拔出宝剑，和安泰在亭中奋斗。那亭外的军士，多喊道不要逃走了这昏王，喊声不绝。

义符颇有勇气，安泰却敌他不过，竟被义符且战且走，突出了重围，飞奔而逃。安泰率了众兵，紧紧追赶，驰越了阊门。也是义符命中该绝，被安泰用一根门闾飞掷过去，正击中义符的腰间。义符受了伤，跌在地上，一时爬不起身。安泰赶上前来，手起刀落，便结果了义符性命。那时的义符，还只十九岁。史家称为少帝，不提。

且说傅亮得了去使的回报，知义符已被安泰所杀，心中甚为不安。但是人死不能复生，只好付诸一叹。遂西行至江陵诣行台，奉上了表章，并进玺绶。表文上云：

臣闻否泰相隔，数穷则变，天道所以不愒。卜世所以灵长，乃者运距陵夷，王室艰晦，九服之命，靡所适归。高祖之

业，将坠于地，端赖基厚德深，人神共奖，社稷以宁，有生获又，伏维陛下君德自然，圣明在御，孝弟著于家邦，风犹宣于藩牧，是以征祥杂沓，符瑞耀辉，宋宙神灵，乃睹西顾，万邦黎献，望景托生。臣等添符朝列，预充将命。后集休明之运，再睹太平之业。行台之上，瞻望城阙，不胜喜悦。鳧藻之情，谨诣门表拜以闻。

宜都王义隆接了这道表章，宜都将佐，闻知庐陵、营阳二王，俱被徐羨之、傅亮、谢晦所害，深恐义隆入都，也被谋害，遂纷纷劝义隆不可东下，免遭毒手。正是：

前车覆辙原须戒，暗箭来时不易防。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月夜卜金钱天心从吉 风雷生帝阙圣意除凶

静悄悄一个庭院，正中一只小几，几上安了金鼎，鼎中一缕缕香烟喷出。几前有个王妃装束的女子，俯伏在地上，默默祝告。在月光之下，好不幽静，只有阶下的秋虫，唧唧鸣声，破

了沉寂的空气。那女子祝祷了一回，亭亭起立。拿出一个小牙筒儿，在香上绕了三转，开了牙筒盖儿，倾出三个金钱，在她的玉掌之上，凝神端详了一会儿，重将金钱倾向筒中。又在香上绕了三转，再开筒倒出。一连来了三次。她喜孜孜的盈盈拜了八拜。才轻启朱唇唤了声瑞云。便有一个紫衣宫娃，从东首一间屋中走出，到了院庭中道：『娘娘有甚事？』那女子道：『你将几上的东西收罗好了，你可知道此时儿王爷在哪里？』瑞云道：『在东书院，娘娘可要过去吗？』那女子点了点头。瑞云便唤掌灯，即有两个宫娃，从东首屋中走出，掌出两盏八角红纱灯，来到院庭中。瑞云对两个掌灯的宫娃道了声：『去东书院。』两个掌灯的宫娃便掌灯前导，那女子遂袅袅婷婷的抄过东廊，到了东书院的门首暂立。

门首侍卫见了她，都行礼致敬。她问侍卫道：『王爷可在里面？』侍卫忙回道：『在！』娘娘可要进去见王爷？』她螭首微点，侍卫便揭起垂帘，喊了声：『娘娘到！』她已翩然入室。室中明灯四张，如同白日。靠西首一张公案前面，坐着一位少年王爷，生得剑眉虎目，隆准大耳，好不威武异常。他见那女子入室对他施礼，便微抬身子，命她坐了，道：『贤妃何事夤夜来此？』那女子道：『日间贱妾闻知王爷东下入都的事，一时难决，适间贱妾焚香中庭默默祷祝，卜了金钱三卦，竟是大吉

的卦子，特来报与王爷得知。究竟东下的事如何了？』王爷微笑道：『已经决定了。』小子写到此处，再不表白一番，阅书的要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路了。原来那个焚香的女子，便是上回书中说着的宋主刘裕的第三个儿女封为宜都王义隆的王妃袁氏。那个少年王爷，便是徐、傅、射三相要迎他入都为帝的宜都王义隆。

上回书结束的当子，是宜都将佐劝义隆不要东下入都，防遭毒手。义隆一时莫决，袁王妃便在晚上焚香卜卦，今听王爷道已决定了，便问道：『还是决定东下入都？还是决定拒绝东下入都？』义隆王爷即在案上取了一道敕令给袁王妃，袁妃接了那道敕令观看，令文上道：

皇运艰敝，数钟屯夷。仰惟崇基，感寻国故。永慕厥躬，悲慨交集。赖七百祚永，股肱忠贤，故能休否以泰，天人式序。猥以不德，谬隆大命。顾以竞季，何以克堪。行当暂归朝廷，展哀陵寝。并与贤颜由写所怀，望体其心，勿为辞废。

袁妃看毕道：『王爷是决定东下了？』义隆王颌首道：『就是司马王华，他也劝我东下。他道先帝为天下立功，四海谁不畏服。虽因嗣主不纲（指义符帝），人望依旧没改。徐羨之是中材寒士，傅亮是布衣诸生，并非如晋宣帝（司马昭）时的王大将军（王敦）可比。并且他们受了先帝托孤知遇的恩，决